

荆州晚报

万家灯火 芭蕉雨声

花如雨,星满天

夜幕乍合,零零散散的鞭炮声便不绝于耳。正月十五晚七点刚过,家属院附近某单位已开始燃放烟火。

被撼天动地的炮声吸引,疾跑至阳台。紫红,橙黄,黄绿,淡紫。烟花开得正浓,花瓣丝丝缕缕,末端缀着点点繁星,在寂静的夜空轰然闪耀,天地之间弥漫着浓浓的火药香味。

越来越密集的烟花,远远近近次第炸响,急切绽放。缤纷夺目的光彩,令人眼花缭乱。目不暇接之时急呼小儿来观,他拖拖沓沓勉强从电脑前挪步到阳台,只瞄两眼便匆匆离去,电脑游戏挂于心,眼里哪会有别的风景。他宁愿在虚虚实实、真真假假的游戏中寻找快乐与自我。

此起彼伏的隆隆炮声,带来烟花片片,如雨飘落。在姹紫嫣红的热闹里将宁静的夜空点燃,火光明灭处,周遭一片喧腾。这让感冒初愈的我真真切切闻到了节日的气息,喜悦与满足在柔软的心底汹涌漫溢。举着相机,伸手指到防盗网外面,不停地按动快门。我想将永恒在一刹那间收藏,想让冷清的夜布满明亮的星星,想让那欢快的哨声在心魂深处鸣唱。

元宵节,适逢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,阳光明亮,微风和畅。节日过后,人们便从蛰伏一冬的慵懒中挣脱出来,倏然感受到春的暖意。于是,甩掉浮臃的棉袄,换上轻软的风衣,扎起发髻,举一只风筝奔跑在旷野的清爽里。田埂上,草地旁,孩子们的欢笑撒满一地。风筝,成了蔚蓝色天空的点缀,高高低低,星星点点。迎春花,不择土地,随坡就势,扎根生长,陶醉在自己金灿灿的光彩里。于是,漫山遍野花香袭人。

烟花,迎春,一旦得天时和地利,便欣然怒放。就连沉寂的风筝,借了风的推助,也灵动如鸟,如蝶,如苍鹰和游龙,会越飞越高。

也许,你是平凡的,渺小的。只要有爱在心中,就没有谁能掠去你绽放的权利,没有谁能阻挡你对美的追求。在寂寞的暗夜,在贫瘠的山野,在广袤的高天,蓄蓄,饱满,鼓劲,绽放,舒展,以至凋零。闪烁着星星的光芒,呼啸着欢快的哨音,完成自己一生的梦想。尔后归于平淡、平静与永恒。又有何妨?

过程最美。追求过程的过程是享受美的过程。

来过,爱过,闪耀过,绽放过。不后悔,也许光亮不及太阳。毕竟星满天,而太阳只有一个。花如雨,不妨在世俗的风中寂然落下,轻灵伴着优雅。

恋恋红尘 纤云拂月

朋友们都喜欢称她,妖精。

被称为妖精的女人,往往娇媚动人,风情万种,至少,脱俗如昙。她,也不例外。

但例外的是,她除了拥有妖精的容貌,妖精的迷离,妖精的梦幻,还有,就是能够用手中的笔,将人间的冷暖,心中的游丝,化为纸上墨香,不断演绎出万千柔情,她是一个饮了文梦浓酒的写字妖精。

能够写出些文字的女人,即使孤独,也不愿放弃心中那点固执的浪漫。于是滚滚红尘里,踟蹰独行中,美丽苍凉的眼睛里,常常写着淡淡的落寞的笑容,单薄消瘦的背影,柔柔地挺直成一束风景,沿途寻觅着古代书生的似水柔情。

一天,一个常读他文字的男人在网上叹道:感性的女人一生痛苦,理性的女人一生孤独。唉,妹妹,你怎么都摊上了呢。

网络这端的她,突然就潸然泪下。

情人节那天,独坐窗前,寂寂夜雨声里,一如既往地独自倾听孟庭苇的《一个爱上浪漫的人》。幻想自己的他,会是如何的一张面孔,会拥有怎样的一腔柔情……

那个曾让她潸然泪下的男人,捧着一支娇艳的玫瑰,含笑踏过月下斑驳的梧桐疏影,来到她身旁,告诉她,他愿意,做她的千手观音。他知道,她



人与自然 寇淘

两只喜鹊,站在同一根树枝上,头朝着一个方向,我不知道它们在想什么。我盯着它们看了一会,就回到了屋里。

家里有一个土炕,我看见祖父从屋檐下抱了一根老树根塞在炕洞里生着了火,我就围了过去。祖父生着火后,就到外面去铲雪了。半晌,他又踩着雪回来。他在炕洞前坐了一会,黑布棉鞋不断地往外冒气。我用棍子在炕洞里拨弄了几下,火苗就跳了起来。祖父把耷拉着的两只手往后伸了伸,我注意着他的手,黑瘦,指甲陷得很深。

母亲一直在厨房里忙活。我听见她说,水缸冻住了。我又听见她拿马勺在水缸里砸。母亲砸了一会,好像是砸开了。一会儿,烟囱里开始往外冒烟。那烟一到空中,就散了。

我听见有麻雀叫,就起身走到外面。太阳出来了,照得雪地上一片白亮。一群麻雀在院外的树上唧唧喳喳地叫着。楼顶的绳子上有母亲挂的几串柿子,麻雀可能是看见了,就一直在旁边覬觐。果然,它们就飞到了柿子串上。母亲也看见了,她站在屋檐下吆喝了两声,麻雀一下子又

寞的梧桐疏影里,灿烂的烟花一朵朵开满夜空,她翻遍书柜,从尘埃里找出了那盘歌曲——《一个爱上浪漫的人》,孟庭苇凄楚的歌声悄然游出,将她拉进了过去的恍然迷梦。

透过窗户,落寞地痴望着朵朵转瞬而落的璀璨烟花,她终于明白,爱情,就像空中瞬间绽放的烟花,飘渺,美丽,动人,但,短暂。

望向镜中渐枯的青丝,她轻轻地告诉自己,当妖精遭遇爱情,要么变成凡间女子,低眉垂首,安心琐碎,忘记自我,要么,找回自己,捡起心情,月白风清,衣袂飘飘,绝唱千年,做个永远不老的写字妖精。

终于,她选择了后者,与他前后走进了曾经笑语晏晏踏过的民政大厅。撤去了那一纸曾托起无数期冀的纸片。

望着男人渐去渐远的身影消失在庸碌的街头,一缕莫名的惆怅悄然爬上她的心头。

但她没有哭。独步归家,坐在电脑桌前,依然做起了妖精梦。

若干年后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循着她的文字,知道了这只寂寞的精灵。忽然,有一天,又有人问她,可以送你一支玫瑰吗?

妖精的眼睛一下子迷离起来。

她渴望成为一个人的妖精,但那人,会不会又一次无情地将她的仙衣退去,再次将她沦为凡间的女子?

记忆中的雪

飞走了。麻雀并没有飞远,它们就躲在附近的树上,一看到没人,又一起扑向楼顶的柿子。

我很想在院子里支个筐,在筐子上绑根绳子,然后拿一点小米撒在筐下诱麻雀来吃,但又怕冷,干脆又缩回屋里。我以前曾用这种办法捉过一只麻雀。我先在手里玩了一会,随后拿一根绳子绑住它的腿,另一头系在窗棂上。我在外面玩够了,回来后才发现它飞走了。我不知道它是怎样挣脱的,我看见地上有几根羽毛,就知道它一定费了很大的劲。其实,即便它不挣脱,我也会把它放了。捉住它以后,我就觉得没意思了。

吃饭的时候,我看见村西头的莫家父子正过了村口的小河,往深山里去。莫家父子是村里有名的猎户。一下雪,山里的白狐就会出来觅食,这时候,正是狩猎的好时机,莫家父子当然不会错过。他们已经走远了,我最后看见两个小黑点消失在进山的路上。

这是我关于雪的记忆,现在的雪是越来越少了,但我知道,我记忆中的雪,它从来就没有停过,它好像已在那里下了很久,很久……

独家连载

我要富贵 (二十三)

林雪 著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们的私人版,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,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50年代的苏联歌曲《红梅花儿开》和《纺织姑娘》。她的嗓音清脆悦耳,婉转动听,如夜莺在夜的林中啼唱,高音处响遏行云,如秋日长空的雁鸣声;低音区如云遇清风,化作雨滴,滴滴浸入人心;高低音连接处,柔媚如春风拂柳,柳梢随风飘摆。

阿莲今天穿了一件低胸曳地长裙,裙上的钉珠如碎钻般闪烁,衬托出站在舞台上的她,亭亭玉立,圣洁如白玉兰般光华灿烂。

我和阿香都被她迷住了,等她唱完便使劲鼓掌。想不到平日娇弱的阿莲往舞台上一站,是如此的魅力四射。

自这晚以后,阿香就缠着阿莲,让阿莲介绍她去俱乐部工作。起先阿莲不同意,说到这里容易学坏。阿香连连保证说,不会的,莲姐,我靠劳动挣钱,决不挣那种不干净的钱。

“你去当服务员?你老公不养你呀?”

“哎呀,莲姐,你就别问了,他走了都快三

阿香缠着阿莲去俱乐部工作

台下喝水、讲话、嗑瓜子的声音,混成一片,莺莺嗡嗡。没有多少人认真看演出,大多在忙着说话,时而瞄上一眼。

黑暗中,穿着闪闪发亮的吊带裙或短裙,露着半个胸脯的小姐,端着茶水点心,穿梭不停地来来去去。走到客人面前时,都是蹲跪着伺候客人。

大厅里,所有年轻或不年轻的女性,一律的漂亮,时髦而性感。

“阿莲,她们怎么这么漂亮?”

阿香由衷地赞叹。

“漂亮什么呀?都是化妆画的,灯光照的,卸了妆就惨不忍睹了。她们都是三陪,或是老板的情妇。”

以前听说三陪小姐时,感觉总是和低俗、丑陋、下贱连在一起,没想到今晚一见,竟一个个娇媚如影星、歌星般年轻漂亮优雅。

“她们赚很多钱吧?”

阿香问。

“当然多,最少的也比我挣的多得多。”

后台的化妆间忙乱而热闹,挤满了男男女女。阿莲见状叫我们在原地等,自己返身出了门,一会儿领进一个穿着一袭黑裙,挽着黑髻,画着黑眼眶,黑红嘴唇,显得性感神秘的女人。她五官精致,脖颈白皙颀长优美,很诱人。

“华姐,这是我的两个小妹妹,你替我关照一下,谢谢你。”

“交给我,放心吧,没问题。”

阿莲是这里的女高音,她唱的是20世纪